

說文解字注匡謬

說文解字注匡謬

元和 徐承慶 謝山

六曰擅改古書以成曲說

瑜 瑾瑜美玉也

刪美玉二字

注云凡合二字成文如瑾瑜

玫瑰之類其義既舉於上字則下字例不復舉俗本多亂之

璆 玠璆增也字

玠 火齊玫瑰也

改玫瑰火齊珠

注云依韻會所引正

瑰 玫瑰增也字

節 昌蒲也昌上增節節二字

注云各本脫依全書通例補之

移策篆於芟前

移策篆於蓋前華華蓋兒改華蓋州亂也蓋州亂也改華蓋也

注云此二篆及解舊謫對今依全書通例正

唵 呬也改唵呬也 注云今本無唵者淺人以為複字而刪

之無呬者淺人所改也今依全書通例補正

呬 唵呬也从口尸聲 改篆作呬解云唵呬也从口伊省聲

注云詩爾雅音義皆云殿原說文作唵呬五經文字云原說文作呬然則今本說文作呬者俗人妄改也

按詩說說今釋文云說說文作呬今說文無呬字曾不容刀釋文云說文作呬今說文有舛無舛五經文字彙隸者作彙今說文彙作彙此呬字亦說文所無玉篇本許氏作唵呬非淺俗人所改也變易彙文解義以符其全書通例之說亦可謂心勞日拙者矣

呬 嘆也 改呬彙下複呬字 注云三字一句俗本刪呬字非也

齒部先齶次齶次齶今移齶於齶前解齶齶也改齶齶不正也

齶 齶不正也改齶齶也 注云二字各本誤亂今依廣韻正之

按廣韻齶云齶齶齒偏齶云齒重生不足釋解稍殊且韻書以同音之字類次不得為移改說文之據乃段氏自依其全書通例耳亦知己說之臆造有可俾會必彊引以證之云依某書正齶齶相去廿七字今移齶篆於齶下齶齶齒也改齶齶齒不相值也齶齒不相值也改齶齶也 注云二篆自當類別各本相離甚遠今以齶齶之例正之不為專輒也

按齶齶之例段氏自為例也專輒甚矣

躡 住足也改住作逗逗上增躡躡二字 注云各本奪文選注

四引皆有

按文選注與他字注承接故必標明所注之字非原書本有

誣 累也改誣誣也 注云依全書通例正

誣 語相反誣也改誣諧語相及也 注云此依玉篇訂

謏 恥也改謏詒恥也 注云謏詒二字今補

詒 謏詒恥也刪恥字 注云依全書例訂

移闌象於闌前闌門也改闌闌門連結紛相牽也闌門連結闌

紛相牽也改闌闌也 注云各本謏外今依全書通例正之

脍 牛百葉也以肉毘聲一曰鳥脍脍今脍下增鳥胃也 注云

三字本在脍象下今更定

按段氏之例必改曰脍脍鳥胃也始快其意無如牛百葉也四

字無可安頓遂稍變其文

脍 鳥胃也改鳥脍脍也 注云依全書通例正

筩 筩路也改筩路竹也 注云竹字今補

移格篆於樞前

樞上增構篆 解云構樞柱上杵也从木薄聲 注云魏都賦靈

光殿賦景福殿賦長門賦李注皆引說文構樞柱上杵也各本

篆作構解云壁柱从木尊聲而無構篆今尋文義當有構構二

篆構與樞樞為類構則篆上文格構樞也言之淺人誤合為一

為分別依類補正之

樞 柱上附也 改構樞也 注云依全書通例正

移樞篆於樞前樞下樞樞也从木陞省聲改樞樞行馬也从木陞

省聲周禮曰設樞樞再重樞下行馬也从木互聲周禮曰設樞

樞再重改樞互也从木互聲 注云舊二篆先樞後樞今正

移楊篆於柎前楊斷木也斷上增楊柎二字柎斷也改構柎也

注云舊二篆先後倒置今依全書通例正之

甯

艸木甯字之兒

注云當作甯字艸木之兒

按段氏創造一說有不符者皆毅然改之此條獨仍舊文注以己意亦僅見矣

移字篆於甯下字甯也改甯字也

注云依全書通例補字字

稭多小意而止也多上增稭椒二字

椒稭椒也注云上篆釋稭椒之義此祇當云稭椒也全書之

例如此

按與其說適合即以為證其不合則云淺人改

移旂篆於施前旂下旗之旂施改旂施旗兒施下旗兒改旗旂施也注云此二篆各本轉寫謫舛據全書連綿字通例更正

寯寯上增寯窳注云各本刪此二字今依全書例補

痕歐上增痕痛注云二字各本無今依全書通例補

仿 相似也改仿佛相似視不誤也 注云各本皆改竄非舊今

依甘泉賦景福殿賦李注所引訂

佛 見不審也改仿佛也 注云依玉篇與全書例合

祇 祇裊短衣下增也字

裊 衣袂裊裊 注云依全書之例當云祇裊也衣袂二字蓋誤

衍

按執持謬說若此其蔽然未徑刪衣袂字惟於注言之在段氏已為謙謹

屬 從後相垂也從上增屬及二字 注云各本無今依全書通

例補

舳 艦也篆下增舳字 注云各本艦上刪舳今補此三字為一

句非以艦釋舳也

觀 拘觀未致密也改觀觀也一曰拘觀未致密也 注云觀觀

也三字依全書通例補淺人刪之耳一曰二字今補

按說文兩字相連為義而字各有本義者多矣乃因觀云觀觀而必改觀解又增一曰二字加於本文之上何其妄也

觀 暫見也暫上增觀觀二字 注云各本佚今依全書通例補

歛 心有所惡若吐也从欠鳥聲一曰口相就一曰下增歛歛

注云二字舊奪今依廣韻一屋蹴字下補

按段氏之例必以歛歛二字冠於解義之首奈心有所惡句不能倒置而其技窮矣僅可於一曰下增歛歛以合其例至廣韻一屋楚下有歛云說文本才六切歛歛也所引乃歛字之訓非歛訓也十一模歛口相就也並無歛歛之文此非附會牽合直詎語耳

頤 頤也改頤頤首骨也 注云此五字各本作頤也二字今依

全書通例正

頤 頤頤首骨也改頤頤也 注云依全書通例正

頤 飯不飽面黃起行也改頤頤食不飽面黃起行也 注云頤

頤二字各本無今依全書通例補

頤 面頤頤兒改頤頤也 注云依全書通例正

嶮 巖也鉅本作嶮也改嶮嶮山兒也 注云各本外誤今依全書通

例補正

嶮 山兒改嶮嶮也

嵯 山兒山上增嵯峨二字 注云各本無今依全書通例補

嶠 嶠也改嶠嶠山兒也 注云各本不完今補

移駝駝於駝前駝下駝駝也改駝駝馬搖頭也駝下馬搖頭也改

駢職也

注云此二篆併解各本誤舛今依全書通例及玉篇

所載訂正

駢

馬載重難行也馬上增駢驢二字刪行字注云駢驢二字

各本皆刪今依玉篇補俗本重難下有行字非

駢

駢駢馬也刪馬字注云依韻會訂

獨

短喙犬也短上增獨獨二字注云各本奪今依全書通例

補

魁

不正也改魁魁行不正也注云各本奪魁魁二字今依全

書通例又補行字集韻二十五沾廣韻二十六咸皆云魁魁行

不正也可證

規

有法度也有上增規巨二字注云各本無今補於此說規

矩二字之義故工部巨下但云規巨也此許全書之通例也凶

部𦣻下曰𦣻齋人齋也齋下曰𦣻齋也正同

按段氏自立一例謂窺見許書之例凡同部聯絲字盡改以就己說乃於隔部者亦竄易其字𦣻齋亦段據元應書增入而引以為證竟似許書本有之字由是以推則鷓鴣窩窗漢陰之類可改者多而未之及

𦣻 人臍也人上增𦣻齋 注云各本奪此二字今訂補元應引許𦣻齋人齋也按肉部齋下曰𦣻齋也正以𦣻齋之解已見因部全書之大例如此

恍 慨也改恍慨也 注云各本奪恍字今補 从心上增恍慨 壯士不得志於心也 注云各本移入慨篆下又奪於心二字 今依玉篇及文選注補正

慨 恍慨壯士不得志也改恍慨也 注云依全書通例正

壯士不得志於心即不安
於四字
安字刪

改瀨篆作洌解云凜洌也从欠列聲 注云凜洌也三字今正各本篆作瀨今正

鮪也周禮謂之鮪改鮪鮪也周禮謂之鮪蜀謂之鮪鮪
注云鮪字淺人刪之今補鮪字各本無依全書通例補周禮以
下十字各本謄今補正

閨 城曲重門也城上增閨閣二字 注云依詩正義補

按他字無所據者何嘗不云依全書通例補正今止言依詩正
義一以自掩其專輒一以見己說之合乎古

嬖 媿也改嬖媿也 注云嬖媿合二字為名不當分裂各本媿
上刪嬖字今補此三字為句

媿 媿也改媿媿也 注云三字句今本刪媿字非也
媿 媿也始上增媿 注云依玉篇補媿字三字句也

紅 乘輿馬飾也 稟上增紅紱二字 注云各本少此二字今依

全書通例補正

蝻 蝻在牛馬皮者 蝻上增蝻蝻二字 注云各本無今補

蝻 蝻蟻也 改蝻蟻蟻也 注云蟻字今補

蝠 蝙蝠也 改蝙蝠服翼也 注云服翼二字舊在蝠篆下今依

全書通例移此

蠹 蠹蠹也 注云蠹部蠹蠹大蠹也 此不言大蠹者義見於上

一字全書之例如是也

颼 風雨暴疾也 風上增颼颼二字 注云各本無今補

颼 烈風也 改颼颼也 注云詩二之日栗烈說文欠部作凜冽

今本冽誤瀨陸氏音義不備欠部而曰說文作颼颼蓋由疊韻

相同而誤也 然可以證古本之颼颼聯絲矣 廣韻五質颼下曰

颼颼暴風十七薛颼下曰風雨暴至亦可為證各本作烈風也
今正

按文部無冽字段氏改瀨為冽而引詩二之日凜冽今乃云說
文文部作凜冽恐許氏必不受其誣也颼颼二字聯絲非誤而
叔重隨文釋義各著其解改書以就其體例不可為訓

𧈧 𧈧菴蟲也改𧈧菴菴蟲也 注云各本奪菴字今補

鏗 鏗也改鏗鏗鏗也 注云依全書通例補

鎡 鎡聲也鐘上增鎡鎡二字 注云各本無今依全書例補之

斲 斲也改斲斲所以斲也 注云各本無斲斲所以四字今補

爾雅斲斲謂之定斲斲合二字成文

斲 斲也改斲斲也 注云原作斲也今依全書通例正

按斲斲二篆俱承斲下訓斲也字從類耳據爾雅釋器文以為

聯絲字遂自造解釋妄改本書武斷已甚

輜 輜車前衣車後也改輜輶衣車也輶車前衣也車後為輜

輶輶五字注云依定九年左傳正義所引 輶車九字注云依

文選任彦昇策秀才文劉孝標廣絕交論二注所引

輶 輶車也改輶輶也 注云各本上解及此皆誤今依全書通

例正之

按說文一書徐鉉固云傳寫非人錯亂遺脫不可盡究然斷不至顛倒舛謫若此其甚也後人臆改亦不至有心紊亂若此其妄也段氏立一說以為許書之例其有不合斥之曰俗本曰謫舛曰淺人所改或言各本無或言奪或言刪或言舊先後倒置或言各本移入某字下今補正其詞不一總之云依全書通例正許君所譏以其所知為祕妙洞見微指者移易增刪毅然不

字則另釋或合之為聯絲字分之各有其義皆隨字為訓不與
 玲整等篆先舉二字者同與為筑等篆上下字同訓者亦異段
 氏強書就我一律擅改且甫改一字後注即以所改者冒為許
 書誣罔古人疑誤後學全非許氏之舊而說文體無完膚矣不
 可解者蘆菴菡蘭芳吐趕趨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趙
 精髓髓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癩
 以段說必當移改而竟仍其舊文至莽首蘆蕪邊延連遠踧踏
 謂蔓誌詆詆詆詆詆詆詆詆詆詆詆詆詆詆詆詆詆詆詆詆詆詆
 搗搗嬰娛姿媼媼媼媼媼媼媼媼媼媼媼媼媼媼媼媼媼媼媼媼
 上下字皆有別義解訓未可倒置竄易無由措手蜻蛉蜻蛉蚋
 蚋蚋蚋莫定所從箇露雖改箇篆解而轄字引夏書難以移入
 康寔字康下曰屋康寔也屋字既不可刪康寔下更無申言之

義皆不能改，使也。注云：疑使上當有「得」字，「得」使也。注云：疑當作「得」也。三字「殺」下云：「殺」下當云：「殺」敗毀也。「殺」下當云：「殺」也。此全書之例，多為淺人亂之。「杞」下云：「權當云：「枸權杞也。杞當云：「杞，枸權也。乃合古本後人亂之耳。竄下注云：當作「竄」字。艸木之「兒」因下云：「獄上當有「因」字。「殺」下云：「疑犬屬之上當有「殺」字。淺人妄刪之，詳於此。故「豸」部但云：「殺，獲也。禡注云：依全書之例，當云：「祗禡也。衣袂二字，蓋誤衍。「斲」注云：「斲，礪二字之解，似當依玉篇更正。「斲」下云：「斲，礪山石兒也。「礪」下云：「斲，礪也。乃合全書之例。今本乃為淺人所亂耳。此數字執持謬論而尚仍舊文，蓋不遽改其改者書之厄也。其未及改幸也。其不能改，全書通例之說窮也。仍舊文而注以己說不遽改者，一時意有未安，剛愎不進，未若孫卿之甚也。

說文解字注匡謬

元和 徐承慶 謝山

七曰創為異說誣罔視聽

璪 注云虞書璪字衣之文也當从衣而从玉者假借也衣文玉文皆如水藻音義皆同故相假借非衣上有玉文也

按說文曰玉飾如水藻之文言玉飾文如水藻也如段說當云為水藻文或云水藻文不言如矣虞書璪字正謂繡以玉飾之璪文玉篇云祿千到切衣說文則無祿字不得謂聲義皆同故相假借尚書言十二章自日月至黼黻績繡各六衣用績裳用繡皆謂績繡其文不當祿以衣名云璪為衣之文餘者皆非文乎衣之文當从衣則日月以下皆當从衣乎

壯 大也 注云尋說文之例當云大士也故下云从士此蓋淺

人刑士字

按壯大也釋詁文凡士之屬皆云从士何以故為曲說下埶字曰士舞以周禮大胥以學士合舞小胥巡學士舞列故云士舞此埶字本義不可泥以為例

止 注云今俗語說小往往言于結切之音

按此語未聞

𠂔 誰也从口𠂔又聲 注云此篆疑有誤白部曰𠂔詞也从白𠂔聲引唐書帝曰𠂔咨與此音義大同但其字从口𠂔聲足矣不當兼从又聲又在非聲也老部𠂔酉部醕巾部幅皆从𠂔聲竹部簾火部𠂔言部諱邑部鄰皆从𠂔聲絕無从𠂔聲之字可知此正當作𠂔為𠂔之聲

𠂔 詞也从凶𠂔聲虞書帝曰𠂔咨 注云許書之例云某詞𠂔

為詮詞矣為語已詞矧為況詞忽為出氣詞各為異詞粵為驚詞介詞之必然也曾詞之舒也皆是然則詞也二字非例當作誰詞也三字堯典言疇若予者二皆訓誰則言疇咨若者二亦必同疇咨當先咨後疇語急故介壁中古文字作蜀古字也介疇孰誰也今字也字作疇許以疇為假借字蜀為正字故口部曰蜀誰也則又蜀疇為古今字說文之例叙篆文合以古籀蜀者古文非小篆也何以廁此也凡書禮古文往往依其部居詳之不必先小篆後古文亦不必如上部之例先古文必系以小篆所以尊經也尚書作疇不作蜀者蓋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易之同爾雅也

按兩蜀咨兩蜀若史記皆以誰代之是以蜀蜀為同字今所行本皆作疇而許書口部蜀云誰也白部蜀詞也田部蜀耕治之

田也灼然三義獨於蜀下引書蜀咨徐楚金不詳求其旨蜀下
又引尚書蜀咨若予采釋之曰誰順予事者咨問之也蓋本史
記而非許蜀蜀各訓之意說文無从蜀聲之字亦無从蜀聲者
段氏獨疑蜀之又聲而欲改篆改注非也謂許書例云某詞歷
舉諸字以為證細審之殊不然所稱敗矣等字單言詞則其義
不見故必云某詞段尚有未盡舉者至蜀咨乃語之發端本無
他義何用加字以明之如攷云況也詞也可見許例不必云某
詞段氏刪也字而以為况詞知云詞也可見許例不必云某
詞段氏置而弗道意謂人盡可欺又言書禮古文往往依其部
居錄之不思玉部瓊云夏書玼从虫賓為玼字重文斤部韶引
周書韶韶猗無他技以為斷字重文則其說未確尊經之語更
為迂謬尊書禮而易詩春秋皆所不尊其故安在明知改作誰

詞以釋屬皆辭義不順乃曰當先咨後疇語急故爾此即其尚書撰異所云史臣紀載帝語恐失其真不求明順之說不知帝堯當日何以如是語急若口吃者之吐詞唐虞史臣又何以帝與羣臣言必在旁肅聽一一默識不容增減先後一字乃為得紀載之真也許敘篆文合以古籀定一字為正文而以小篆法書之其篆籀古文有別體而合於六書者采為重文大約音義同而形異其在別部者音義亦同非若鳥屬之各訓正義本作疇皆疇若猶爾雅疇孰誰也後人寫作疇非孔安國以今文易古字也如果安國易字許氏傳書孔氏豈不從寫定之本乎凡東晉古文之異字段氏謂皆孔安國以隸書易古當時杜林秦書古文衛宏古文訓旨賈逵古文訓馬融古文傳鄭康成古文注解皆存作偽者安肯點竄塗改今與衛賈馬鄭不類以啟

天下之疑此為偽孔訟寃殊不知漢儒治經雖同習一家而師讀相承文字不無互異真偽不系乎此如偽孔者公然偽造古文截堯典慎微以下為舜典截皋陶謨帝曰來禹以下為益稷有何顧忌而慮天下之疑乃猶曲為迴護亦見其惑矣

噉

从口董省聲 注云篆文作董此直云董聲可矣不當云省按此篆从口从萬而萬非聲故曰董省聲若作董聲必改篆而後可

趕

舉尾走也 注云此後人增非許書本有也衆經音義曰通俗文曰舉尾走曰捷律文作趕馬走也然則唐初說文無趕即有趕亦不訓舉尾走都人士鄭箋董董也尾末捷然似婦人髮末上曲卷然釋文引漢書音義捷舉也此舉尾用捷不用趕之證

按元應書未引不可即云說文無此字玉篇趕舉尾走廣韻趕獸舉尾走據鄭箋尾末捷然漢書音義捷舉之義亦不得云趕不當訓舉尾走且捷字說文不載

道 注云行部偁四達謂之衢九部偁九達謂之廵三偁當是一例當作一達謂之道从辵首道人所行也故从辵此猶上文違人所登故从辵也自違以下字皆不係乎人故發其例如此許書多經淺人改竄遂不可讀矣

按衢廵道三字許皆用爾雅釋之涉筆成文非有定例必每字每解覆核其句法而使之一律也違字人所登下無故字以之比例而謂許書多淺人改竄此莫須有之詞武斷之說也全書經段氏改竄多矣一人之手不能掩天下人之目其淺深當與天下共度之

踞 注云踞疑踞之誤篇韻有踞字丁貫切今俗語謂用力踏地

曰踞踞音同也

按石部礮誤礮段氏遂謂从段之字皆誤非也 玉篇廣韻皆从段廣韻收入麻部必非从段以意造字不可為訓

詎 膽氣滿聲在人上讀若反目相睽 注云蓋即元曲所用詎字

按元曲咱乃方音俗字與詎無涉

𠄎 注云今周易巽卦作巽許於巽下云具也不云卦名謂𠄎為易卦名之字蓋二字皆訓具也其義同其音同伏羲文王作𠄎孔子則作巽𠄎而小篆乃作巽矣𠄎為卦名巽為卦德孔子但言健順動止巽陷麗說皆卦德也其言重巽以申命巽以行權震動也巽入也巽為雜巽為股巽為木為風為長女皆當舉卦

名而不作駢但云巽以德為名者於伏羲文王為古今字也是可以知字有古今字之理矣許於此特言之者存周易最初之古文也此說本之江氏聲愚又謂許所見易惟此為木為風為長女之字作駢猶今易禘卦傳之始作邁也

按許言此易駢卦之字其象為長女為風者非謂為長女一節作駢而全部易文皆作巽伏羲文王孔子異字未知本自何書卦德卦名殊其字體則自乾坤而下凡因而重之之卦其卦德卦名何以統為一字師心自用安生穿鑿其謬甚矣惠氏棟曰易駢卦改作巽乃王弼之妄江氏聲乃其傳業弟子學有家法必不肯倍師而為此言昔曾見其說文筆記十餘冊乃未成之書晚年專治尚書未暇他有著述時段方銳意為說文注因盡以貽之書中絕無伏羲文王作駢孔子作巽之說江徵君學問

不逮段若膺之博涉而篤信謹守實事求是則過之志學者所當歸慕也段氏尚書撰異譏其是古非今又斥其似是而非繼復云名為重小學而大為小學之妖魔障礙名為尊說文而非所以尊說文隱其姓名亦指江君也於此又誣以未曾有之言其居心殊不可問許敬云稱易孟氏則孟氏易作聃可知說文無始字易釋文云薛云古文作遘鄭同唐開成石經禘卦傳作遘蓋王輔嗣改就俗體石經獨禘卦傳未改此古字之僅存者乃謂許所見易惟為木為風為長女之字作聃猶禘卦傳之始作遘是不信說文并不信古經惟其意所欲說豈不悖哉

回 籀文習一曰佩也象形 注云六字當作一曰佩習也五字系於象氣出形之下春秋傳之上淺人改易之致不通耳不得謂古笏可从口不可从曰亦不得謂呂象笏形也

按象氣出形與曰字訓同籀文習下作一曰佩也象形許於重
文下別舉一義必皆有據未可輕下訾黃

餉

注云今江蘇俗云餉生當作此字

按江蘇未聞斯語

朱

注云赤心不可象故以一識之若本末非不可象者於此知

今本之非也又此字解云赤心木松柏屬當屬於松栲櫟檜柏
之處今本失其舊次本根柢株末五文一貫不當中散以他物
蓋淺人類居之以傳會其一在木上一在中一在下之說耳

按本一在其下末一在其上朱一在其中猶東曰日在木中杲
曰日在木上杳曰日在木下言其字形者同一文法乃云本根
柢株末五文一貫淺人傳會其一在上中下之說以朱字散於
其中此段氏依六書故破壞本末二字篆體故為是語以遂其

非耳果為木實朴為木皮槁為木項標為木榦末榦為木標末
何以不與本根柢林末連貫巧詞曲說達學者不取也

吧

注云今人叩擊字从尸不當作吧

按說文尸部無叩漢魏碑皆作吧

禾

嘉穀也 注云生民詩曰天降嘉穀維葦維芑爾雅謂之赤

苗白苗許州部皆謂之嘉穀皆謂禾也公羊何注曰未秀為苗
已秀為禾魏風無食我黍無食我麥無食我苗毛曰苗嘉穀也
嘉穀謂禾也生民傳曰黃嘉穀也嘉穀亦謂禾民食莫重於禾
故謂之嘉穀嘉穀之連稿者曰禾實曰粟粟之人曰米米曰粱
今俗云小米是也

粳

赤苗嘉穀也 注云倉頡篇云苗者禾之未秀者也禾者今

之小米赤苗白苗謂禾莖有赤白之分非謂粟云嘉穀者據生

民詩言之今詩作嘉種許君引說降嘉穀維秬維秠芑下皆曰嘉穀

黍 禾屬而黏者也 注云九穀攷曰以禾況黍謂黍為禾屬而黏者非謂禾為黍屬而不黏者也禾屬而黏者黍禾屬而不黏者糜對文異散文則通併黍謂之禾屬要之皆非禾也今山西人無論黏與不黏統呼之曰糜子太原以東則呼黏者為黍子不黏者為糜子

粟 嘉穀實也 注云禾下曰嘉穀也黍下曰禾屬而黏者也然則嘉穀謂禾黍也大雅曰說降嘉穀維秬維秠維芑秬秠謂黍芑謂禾許於秬下曰秬秠者天賜后稷之嘉穀也芑下曰赤苗嘉穀也芑下曰白苗嘉穀也毛魏風傳釋苗為嘉穀苗者禾也生民傳釋黃為嘉穀黃者黃梁謂禾也古者民食莫重

於禾黍故謂之嘉穀。穀者百穀之總名。嘉者美也。嘉穀字見詩。生民許書及典引注可據。改為嘉種者非。嘉穀之實曰粟。粟之皮曰糠。中曰米。

米 粟實也。注云酋部曰粟嘉穀實也。嘉穀者禾黍也。實當作人粟舉連極者言之。米則極中之人。鄭注冢宰職九穀不言粟。注倉人掌粟入之藏云九穀盡藏焉。以粟為主。粟正謂禾黍也。禾者民食之大同。黍者食之所貴。故皆曰嘉穀。其去極存人曰米。因以為凡穀人之名。是故禾黍曰米。稻稷麥苽亦曰米。舍人注所謂六米也。六米即膳夫食醫之食用六穀也。

梁 米名也。改作禾米也。注云古訓詁多不言某名。如毛傳但言水也。山也。艸也。木也。皆是。上文粟與米俱兼禾黍言。梁則專為禾米。故別言之。淺人不得其解。乃刪禾字矣。生曰苗秀曰禾。

彙實并刈曰禾其實曰粟粟中人曰米米可食曰粱禮經籩陳
稻粱簋陳黍稷聘禮米百宮設於中庭十以為列黍粱稻皆二
行稷四行內則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食醫六食犬宜粱喪大
記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凡黍稷稻之米無列名禾之米則
曰粱自稿以至於侍御皆粱也小雅黃鳥無啄我粟兼禾黍言
之二章言粱三章言黍其目也粟言連秬粱黍言米又其列也

稿

注云粟本禾黍實之名稻呼粟則借辭也

稷

注云程氏瑶田九穀攷曰稷糜大名也粘者為秫北方謂之

高粱通謂之秫秫又謂之蜀黍高大似蘆月令首種不入鄭注
云首種謂稷今以北方諸穀播種先後攷之高粱最先凡經言
蔬食者稷實也稷形大故得蔬稱

按如段所說禾為小米禾米曰粱則禾非凡穀已秀者之總名

又傳粟為禾黍之實粟之人曰米因以為凡穀人之名稻稷麥
菰亦曰米似禾黍而外皆倖獲美名者大意因生民詩誕降嘉
種許引作嘉穀所謂嘉穀者維秬維秠維糜維芑秬秠是黍而
以禾當糜芑謂嘉穀止此四種凡許言嘉穀者專指禾黍而它
穀不與焉今攷之於經證之漢唐以來諸家之說覆核說文之
義俱未見其有合也何休公羊注曰生曰苗秀曰禾說文稼象
下云禾之秀實為稼莖節為禾豳風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稂禾
麻菽麥正義曰禾稼禾麻再言禾者以禾為大名也非徒黍稷
重稂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菰粱之輩皆云為禾麻與菽麥則無
禾傳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此文所不見者明
其皆納之也甫田以介我稷黍箋云佑助我禾稼良耜黍稷茂
止箋云禾稼茂而穀成熟以禾稼釋經文黍稷可見凡穀傳禾

王風言宗廟宮室盡為禾黍詩詞云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彼稷之穗彼稷之實可見禾非專謂梁也云黍為禾屬而非禾以禾黍為二穀不以禾為大名泥於說文禾屬之言耳頌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唐傳所以藏盛之穗也正義云盛盛謂飯食以米粟為之遠本其初出於禾穗是黍與稌皆云禾穗吳志黃龍三年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興縣廣雅梁稻其極謂之禾聘禮米禾皆二十車上介米禾皆十車注禾粟實并刈者也米陳門東禾陳門西禾米並陳禾為粟實并刈不以為梁米大宰三農生九穀鄭司農注不數禾後鄭謂九穀無林大麥有梁苽不謂梁為禾米說文云禾嘉穀也黍稷稻粱之屬粒我烝民以民命所系謂之嘉穀重民食也非但一稔二米赤白苗之穀用以祀天為嘉穀穀先有苗而後成禾成實春之為米獨以禾黍為嘉

穀并粟米之名專屬黍其說紆曲而義難通況許引生民詩在秬字下若以禾為所降嘉穀之糜芑則禾為部首禾下即當引詩而申言芻芑為禾矣第厥豐草種之黃茂傳云黃嘉穀也箋云后稷教民除治茂草使種黍稷黍稷生則茂盛孰則大成正義曰種之以黃色而茂盛者黍稷之穀也穀之黃色者惟黍稷之穀耳黍稷穀之善者故云黃嘉穀也以黍是民食之主故舉以為言其實諸種之穀皆種之閔宮言種稗菽麥尚書言播時百穀是所種非獨黃也今云黃者黃梁謂禾顯與注疏乖異且白梁黃梁二者但舉黃梁為嘉穀作詩之意當不其然生民第四章言后稷早有種殖之志所種殖者在菽禾後麻麥介穗第五章言后稷為稷官教民稼穡自種之黃茂以下皆言嘉穀之茂盛以此成功堯乃封之至第六章言祭天之事乃云誕降

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鄭言天應堯之顯后稷故為之下嘉種成熟則穫而畝計之抱負以歸於郊祀天前章已先言禾役是不獨馨芑為禾之明證前章傳先言嘉穀箋疏皆以黃為黍稷疏并言諸穀皆種是不獨秬秠馨芑為嘉穀之明證春秋傳莊公八年秋無麥苗不害嘉穀也注云黍稷尚可更種故云不害嘉穀是嘉穀不專言禾黍諸儒所同閔宮云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稔種稗菽麥又云有稷有黍有稻有秬箋云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履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又云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教民播種之生民正義云所降多矣非徒四穀此言祭之所用故指陳黍稷閔宮廣言民食故穀多於此是泥定生民詩第六章立說非也楚茨我粢黍稷正義曰舉黍稷以總衆穀楚茨又曰我黍與我稷翼翼為酒為食以享以祀正

義曰黍稷是五穀之長是梁盛之貴信南山黍稷或或正義曰
上言生我百穀黍稷為穀之長故特言之伐木陳饋八簋箋云
陳其黍稷謂為食禮士昏禮特牲饋食少牢饋食既夕士虞禮
俱用黍稷不白禾黍曲禮祭宗廟之禮備言黍稷稻粱甫田詩
黍稷稻粱農夫之慶箋云豐年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加
以稻粱不曰粱為禾米以禾黍最貴躋粱於稷與稻之上公食
大夫禮先設黍稷而稻粱為加饌聘禮簋陳黍稷簋陳稻粱黍
稷是正稻粱為加如粱為禾米嘉穀惟禾黍何以粱不與黍並
列糜說文爾雅同作粳爾雅粳赤苗注云今之赤粱粟芑白苗
注云今白粱粟皆好穀也邵晉涵曰此釋粱穀之異色郭以為
粳芑即今之粱米也說文云粟嘉穀實爾雅言苗有赤白而郭
以為皆好穀魏風傳云苗嘉穀是其名相通段氏誤讀說文以

赤苗白苗斷句遂創造異說耳曲禮梁曰薌其內則飯黍稷稻
梁白黍黃梁正義曰下云白黍則上黍是黃黍下言黃梁則上
梁白梁也經文注疏並無它穀之米無別名禾有別名米可食
曰梁之說粟云嘉穀實說文並不專屬禾黍春秋說題辭曰粟
五變一變而以陽生為苗二變而秀為禾三變而粢然謂之粟
四變入白米出甲五變而蒸飯可食蓋古者以粟為穀之總云
糲云芒粟說文並非借詞惟謂稷亦為粟周禮倉人掌粟入之
藏注九穀盡藏焉以粟為主疏云據月令首種不入鄭引舊記
首種為稷知種粟是五穀之長下文辨九穀此云粟是以粟為
主也段云以粟為主正謂禾黍並非鄭意且段謂粟本禾黍實
之名稻呼粟為借詞纂注云謂禾莖非謂粟而稗是解又注云
穀者兼該黍稷稻粱而言穀猶粟也其言自相抵牾說文米粟

實也象禾實之形段依今本繫傳作象禾黍之形以大徐本作實非是蓋未檢楚金祛妄篇作禾實不察黍字為轉寫之誤耳周禮廩人掌九穀之數疏云廩人掌米倉人掌穀廩主米言九穀不得謂米為禾黍之正名因以為凡穀之名舍人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注云九穀六米別為書疏言粟即粱以稷為五穀之長故特舉以配米其實九穀皆有九穀之中黍稷稻粱苽大豆六者俱有米麻與小豆小麥無米聘禮米百宮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士喪禮稻米一豆見於經者穀之米皆曰米並不以禾黍及凡穀區別言之爾雅粱稷注云今江東人呼粟為粱衆林注云謂黏粟也邵晉涵曰此釋稷之異名及稷之黏者之異名也前人釋稷多異說以今驗之即北方所謂稷米也左傳疏引舍人云粱一名稷稷粟也齊民要術引孫炎注與舍人同後

人以粟為粱多疑舊注為誤然古者以粟為穀之總名猶後人以穀為總名也今北方呼稷為穀子其米為小米是猶古人以稷為粟也今以後世命名區分稷即為小米秫即今北方所謂黃米與稷米相似而垂穗較疏邵氏攷古而又以目驗得之言確而有據高粱一名蜀黍俗名蜀秫莖高丈許狀如蘆荻葉亦如蘆而更大未結實時與五穀之苗絕不相類穗大如帚其粒如椒紅黑色與稻黍稷麥之穗迥異山西惟太原郡之榆次呼為紅稷子蓋即程氏瑤田說之所由來程氏又誤會釋文林穀之語其實榆次以東即無併紅稷子者且別之曰紅稷非以為稷也釋文因江東人呼稻米為秫米故云北間自有秫穀其莖稈似禾而麤大非謂高粱即稷太原人呼稷為穀子其黏者曰稷稷與邵說合漢人冒粱為稷乃程氏之妄言陸元朗所云

穿鑿之徒務欲立異者學者不當信今疑古誤以為正名而反索其名也

佈 訟面相是也 注云今俗間俚語有之

按俗間此語未之聞也

像 象也改似也 注云依韻會所據本正象者南越大獸之名於義無取雖韓非曰人希見生象也而按其圖以想其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然韓非以前或祇有象字無像字韓非以後小篆既作像則許斷不以象釋似以象釋象矣穀傳曰又也者效此者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又曰象也者像也又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蓋象為古文聖人以像釋之凡形像圖像想像字皆當从人而學者多作象象行而像廢矣許書二曰象形度許固必作像形

按字非一義許書多不備載凡篆下所釋本義而施諸他字下
又一義者不可枚舉若以象為南越大獸之名於義無取則為
訓母猴不當用為作為之字段氏亦有許書作為之說象訓豕鬣如
管者不當用為賢豪之字獨為犬相得而鬥又獨俗獸不當用
為孤獨之字所往輒窮豈通論乎許敘篆文合以古籀謂韓非
以前作象小篆既作像許斷不以象釋似以象釋象然則說文
皆三代以後之字許所說皆三代以後之訓所引經皆三代以
後之義恐五尺童子亦知其非矣且韓非與孔子孰先孰後乃
既云韓非以前有象無像而又引繫辭聖人以像釋象憤憤如
是不知尊段氏者將如何為之曲解也繫辭象也者像此者也
象也者像也聖人以像釋象而謂許不可以象訓像又云二曰
象形許必作像詭經僻說未有若是之甚者

召 注云此篆雖經典釋文時併之然必晉人所竄入晉人以凡
昭字可易為曜而昭穆不可易也乃讀為上招切且又製此篆
竄入說文是猶漢人改蘭臺漆書以合己也且生曰父曰母死
曰考曰妣則是當从鬼从示也从人何居當刪去

昭 注云昭取陽明穆取陰幽皆本無正字假此二字為之自晉
避司馬昭諱不敢正讀一切讀上鏡反而陸氏乃以入經典釋
文陋矣又別製召字从人召聲此取為不通昭穆乃鬼神之併
其字當从示而从人何也無識者又取以竄入說文人部中其
亂名改作有如此者今人部刪召

按今所行經傳本多作昭穆凡相承作某某而許書所載異文
幾十之四不獨召字也學者多聞昭寡聞召適晉時諱昭遂以
召為晉人所改自唐以後多為此說宋毛居正又申言之段氏

踵其說而深詆作召之非錢官詹大昕經義答問則云召即序
昭穆之昭謂叔重生於東京全盛之日諸儒講授師承各別悉
能通貫於經師異文義可通者采摭尤備此許氏所以為命世
通儒異於專己守殘黨同門而妒道真者不以召蒙為後人竄
入錢氏所見者真也顏師古韋元成傳注云晉室諱昭學者改
昭為韶不言改為侶段氏之最不通者云昭穆乃鬼神之僞當
从鬼从示从人何居若然則室為宗廟主何以不从鬼从示乎
死則目之為鬼仁人孝子之用心必不出此充段氏之說父死
以母為鬼妻其理甚順無足怪矣云人部刪侶不知何以未刪
豈心有未安歟抑年老頗誇甫言之而旋即忘之也

顏 着目之間也刪目字 注云各本作着目之間淺人所增耳
眉與目之間不名顏釋言目上為名郭注着與目之間西京賦

昭應以目
段氏辨顏字典
核精確徐氏
駁義無理可開

名作昭薛注曰者睫之間是不謂之顏也若云兩者兩目間則
兩目間已是鼻莖又非顏也面下云顏前也色下曰顏氣也是
可證顏為着間醫經之所謂闕道家所謂上丹田相書所謂中
正印堂也廊風揚且之皙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傳曰揚者
上廣也清視清明也揚且之顏者廣揚而顏角豐滿也毛云顏
角蓋指金額而言中謂之顏旁謂之角由兩者間以直上皆得
謂之顏醫經額曰顏曰庭是也小雅顏之厚矣凡羞媿喜憂必
形於顏謂之顏色故色下曰顏氣也

按國語天威不遠顏咫尺韋昭注云顏者目之間則說文目字
非淺人增也段氏繁僂博引主顏為印堂之說然而云顏前謂
印堂之前義不可通爾雅注西京賦注乃釋名字非釋顏字秦
風顏如渥丹小雅顏之厚矣豈獨指着間色云顏氣豈專謂印

顏即頰也段氏印堂之說不誤徐氏力辨其非而
仍引方言頰頰顏頰為證則●印堂之說何以
異徐氏專事以駁而不知自相矛盾也

堂羞媿憂喜必形於顏憂而頻戚者印堂可見羞媿與喜不形於印堂也即以醫經言之素問心熱者顏先赤非謂印堂之赤立意求異而其蔽實甚方言颯頤頤頤也江湘之間謂之颯中夏謂之頤東齊謂之頤汝頤淮泗之間謂之頤與毛傳許書義無乖異

髻

髻也忽見也

注云髻也二字衍文

按髻髻二字轉注非衍文

靡

天子饗飲辟靡

注云饗飲謂鄉飲酒也食部饗鄉人飲酒

也辟雍者天子之學也在郊禮記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天子視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注云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必也又云遂養老者用大合樂之明日也鄉飲酒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

唯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是則天子養老之禮即鄉飲酒之禮水部泮下曰諸侯鄉射之宮鄉謂鄉飲酒射謂鄉射魯頌泮宮箋云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而因以謀事也是則天子諸侯養老皆用鄉飲酒禮

侯

春饗所射侯

注云饗者鄉人飲酒也天子諸侯飲酒皆如

鄉飲酒之禮故亦謂之饗文王世子注魯頌在泮飲酒箋此天子諸侯養老即鄉飲酒之證也

泮

注云饗者謂鄉飲酒也詩行葦泮水皆言諸侯鄉飲酒之禮

見鄭箋古者養老之禮即鄉飲酒之禮也雁家下云天子饗飲辟雍亦謂鄉飲酒

按饗下云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是會意字云鄉人飲酒字之本義許書多言本義不備舉他義非一字祇有一義也

相法遇有喜兆印堂之
气色先開印道家所
特看尚貴气也羞愧則
此出於歎故有此類之
說吳兩類以下能未而
不能此特謂者愧與素
不形於印堂耳說謬妄
不之據

靡下天子饗飲辟雍天子太學之饗非鄉飲酒泮下諸侯饗射
之宮戾下春饗所射戾謂諸侯大學之饗諸侯之大射非鄉飲
酒鄉射泮下饗射汲古閣刻誤饗為鄉段氏明知其誤泮下並
不改正因其誤以遂其非云鄉謂鄉飲酒射謂鄉射禮記文王
世子遂設三老五更之席位焉鄭注云其禮亾以鄉飲酒禮言
之下文曰如曰必也非即鄉飲酒可知矣段氏不引其禮亾三
字割截注文以證己說視舉世無讀鄭注之人凡大合樂必遂
養老注云謂用其明日也鄉飲酒鄉射之禮明日乃息司正徵
惟所欲以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是養老之象類鄭注亦引鄉飲
酒禮以言用明日之義非即鄉飲酒又可知矣魯頌泮水箋徵
先生君子與之飲酒而因以謀事正義曰魯侯來至泮水之宮
與羣臣飲酒王制天子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注云定兵

謀也天子之禮如是諸侯亦然。是鄭箋引鄉飲酒徵先生君子之事以明之。非謂用鄉飲酒禮也。大雅行葦以祈黃耆。鄭以祈為告。箋云以告黃耆之人。徵而養之也。飲酒之禮曰告於先生。君子可也。正義曰是鄉飲酒之禮。賓賢能。明日之事。引此者。證祈為告。義言養老之禮亦當豫告老人矣。是箋意引以為證。非謂養老之禮即鄉飲酒禮。儀禮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禮記目錄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於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則鄉飲酒必非天子諸侯所共行矣。他如月令孟冬之月大飲。烝。注云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於它其禮也。今天子以燕禮。郡國以鄉飲酒。禮代之。云其禮也。天子以燕禮代郡國。乃以鄉飲酒禮代之。可。

知天子無行鄉飲酒禮之事又鄭注引黨正職正義曰引黨正飲酒者證其正齒位同在此月不謂大飲即黨正飲酒也何等明白文王世子言天子養老登歌清廟鄉飲酒禮有之乎下管象舞大武鄉飲酒禮有之乎樂記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鄉飲酒禮有之乎今鄉飲酒禮及鄉飲酒義固童子所習而能辨也樂記射鄉食饗射謂大射鄉謂鄉飲酒食饗謂饗食賓客饗與鄉不容相混禮記射儀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諸侯射不用鄉飲酒禮見於經者如是總之天子諸侯有饗有大飲酒有飲酒無鄉飲酒天子諸侯有大射無鄉射天子諸侯養老引年正齒鄉飲酒亦為尊賢養老而禮自有不同者記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夏后氏以饗禮殷人以食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不言

以鄉飲酒禮經文注說昭然如日月經天豈可誣也段氏別俱說文饗字解鄉飲酒與養老名異實同考與此注同其說傳會紐合凡決武斷所謂鄉壁虛造之書變亂常行以炫耀當世者為害於學匪細不可以不辨

快 注云當作不服也慙也奪一也字遂不可解矣

按不服而慙有何不可解增也字作兩義非

冽 注云許書有冽冽二篆毛詩有冽無冽冽彼下泉傳云冽寒也有冽汎泉傳云冽寒意二之日栗冽傳云栗冽寒氣也皆不
从水

按詩冽彼下泉有冽汎泉並作冽經典釋文同惟大東正義云說文冽寒兒字从欠七月二之日栗冽正義引說文多誤蓋成書非一手或以意改或記憶舛謬不皆可據幽風二之日栗烈

釋文云栗烈寒氣說文作𩺰𩺰許書凍瀨𩺰𩺰皆栗烈之異文而無冽字毛詩冽本从水自正義云然而今本寫作冽陸德明所據則作冽也段氏改說文瀨篆為冽乃曰許有冽冽二篆自以意改而即僞為許氏此其誣妄之甚者在今日惑人視聽它日將貽誤後學不特有識者嗤其專己自用已也

瀝

注云厲既改作屆則此亦當作瀝

按此豈復成字厯果誰改之是當臆亂名改作之誅已

鮒

注云自鮒至鮒十篆蓋皆非許書所本有以魚部鱗鮒為魚

于自鮒至鱗皆魚名自鮒至鮒皆泛言魚之體魚之用自鮒至鮒皆字从魚而實非魚者至此而魚部畢矣不當又舉魚名及魚之狀見故知必淺人所增也釋魚云鮒鱗系一魚二名僅許錄鮒字便當與鱗相聯由許時爾雅本無鮒字但作必必則例

不錄

按傳寫說文者多非其人錯亂遺脫不可盡究徐鉉固言之矣然鉉但謂其誦外若云書所本無而後人任意增入多字則未敢以為確論也鯀見於爾雅說文鯀下云其小者為鯀可見鯀為本有之篆楊倞注荀子榮辱篇引鯀字全文玉篇廣韻皆有鯀鯀鯀鯀五字惟羅鯀二字不見他書亦當存疑

閉 注云从門而又象撐距門之形非才字也玉裁按才不成字云所以距門依許書例當云才象所以距門之形乃合而無象形之云則當是合二字會意王逸少書黃庭經三用閉字即今閉也而中从午蓋許書本作从門午午所以距門春字下曰午杵省也然則此午亦是杵省距門用直木如杵然轉寫失真乃昧其本始矣

三用閉字之閉當作闕

按才不成字之語不可解漢魯峻碑作閉王逸少書黃庭經乃是別體謂許本作从門干所以距門此之謂武斷春義持杵以臨曰故云从杵省今云距門用直木如杵亦是杵省非但穿鑿直是慈語

媚

一曰梅目相視也 注云梅當作怒梅目或眈目之誤又按

梅當作侮史記目笑之

按禮記玉藻視容瞿瞿梅梅鄭注不審兒也則梅字不誤反覆致疑而三易其說何也

增妥篆 注云女近於手好女與子配以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故从之會意

按妥篆不必增已於前條辨之此因書中偏旁有妥尚非凡決至字从爪女以為會意而曰女近於手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其

文不雅馴其意殊佻達鑽穴踰墻而樓其處子將以求所大欲也立說紕繆此為最甚乃言六書者之異端 回護段氏者必援鄭箋亦既覲止為說謂漢人解義多有此不知鄭引經以申傳覲遇之義非憑臆妄言不可比擬

亂

治也从乙乙治之也从鬲 改不治也从乙鬲乙治之也

注云各本文理不可通今更正亂本訓不治不治則欲其治故其字从乙乙以治之謂詘者達之也轉注之法乃訓亂為治

按爾雅釋詁亂治也此古訓自來經師無有易之者惟不治故治之治之曰亂謂不治者亦曰亂孟子一治一亂是也徑改為不治則古義亾矣云亂訓治為轉注之法於建類一首同意相受之外又創一說更謬

目 用也从反己賈侍中說己意己實也象形 改己意作己意

注云己者我也意者志也己意已實謂人意已堅實見諸施行也或自行之或用人行之是以春秋傳曰能左右之曰以賈與許無異義云象形者已象上實下虛呂象上虛下實由虛而實指事也亦象形也一說象已字之上而實其下

按呂今字作以呂意即意故謂象意故已實之形改已為己非也意無形見諸施行亦不得象其形上虛下實非己意堅實之象形明知其不可通乃又為之說曰指事亦象形以朶測立義支離彌甚憶乾隆癸丑歲段若膺曾言意故已實之說與下象形二字最為貫通不知何時改為己意堅實見諸施行亦未知其有所本否三思反惑凡事皆然聖人所以垂訓也

說文解字注匡謬

元和 徐承慶 謝山

八曰敢為高論輕侮道術

璠

三采玉也

注云天子純玉公四玉一石侯三玉二石故書

作璠新書作珉皆謂石之次玉者諸公之冕璠玉三采謂以璠雜玉備三采下於天子純玉備五采也許云三采玉謂之璠誤矣

按周禮弁師諸侯之纁旒九就璠玉三采注故書璠作璠鄭司農云璠惡玉名疏引說文璠三采玉以其三采又非璠璠故云惡玉名也上文五采纁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注纁合五采絲為之纁就成也繩之每一布而貫五采玉疏言玉有五色以青赤黃白黑於一旒之上以此五色玉貫藻繩之上是纁言

五采三采玉亦有五采三采三采非純玉故云璠三采玉不得謂許誤

玠

周書曰稱奉介圭 注云顧命曰大保承介圭又曰賓稱奉

圭兼幣蓋許君偶合二為一如或箴或白鞮鞮舞我之類

按許引有舉全文者有撮舉其詞者如東方昌矣犬夷四矣皆是非誤合為一

苞

注云曲禮苞屨不入公門注苞屨也齊衰屨蔽之非也子虛

賦葢析苞蒹張揖曰苞蒹也當是蒹是正字苞是段借故喪服作蒹葢之非曲禮作苞屨南都賦說艸有蒹即子虛之苞也斯干生民傳曰苞本也此苞字之本義凡詩云苞櫟苞棣書云艸木蘄苞者皆此字段借為包裏凡詩言白茅苞之書言厥苞橘柚禮言苞苴易言苞蒙苞荒承苞羞苞桑苞瓜春秋傳言苞茅

葉下承上脫一苞字

不入皆用此字近時經典凡訓包裹者皆徑改為包字郭忠恕之說誤之也許君立文當云苞本也从艸包聲若不謂為段借則當云苞蓆也下文即云蓆蔽屬使學者知曲禮之苞即喪服之蓆蓋艸木既難多識文字古今屢變雖曰至精豈能無誤善學古者不泥於古可也

按喪服杖齊衰章云疏屨者蓆蒯之菲也謂蓆蒯之艸為齊衰喪屨而曲禮則字作苞故鄭云苞蓆也正義云喪服齊衰用苞張揖子虛賦注云苞蓆許固云南陽以麤履是苞蓆字通用非蓆為正字而苞為段借也南都賦李善注引說文蓆蔽屬舉說文之又一說斯干詩如竹苞矣生民詩實方實苞傳皆云本也此因文釋義許書多止言本義其有他義不悉載云艸也南陽以為麤履就本義而言最為渾括謂立文當云苞本也強使同

於毛傳豈非武斷蘆篆云鹿藿也一曰藪屬徐鍇據爾雅蘆鹿
注云即藪疑鹿藿為蘆鹿之誤而藪屬之說則無可疑何得謂
芑下即當出蘆字而以許為非且斥之曰該州木既多難識云
云似作委婉之詞而自視太高欲掩古人而上之何其妄也

苗 艸生於田者 注云苗之故訓禾也禾者今之小米詩誕降
嘉種維秬維秠維馨維芑爾雅毛傳說文皆曰馨赤苗芑白苗
魏風無食我苗毛曰苗嘉穀也此本生民詩首章言黍二章言
麥三章言禾何休曰苗者禾也生曰苗秀曰禾倉頡篇曰苗者
禾之未秀者也禾與苗同物苗本禾未秀之名因以為凡州木
初生之名詩言稷之苗稷之實稷之穗是也說文立文當以苗
字次馨字之前云禾也嘉穀也則馨為赤苗籀文芑為白苗言
之有序艸生於田皮傳字形為說而已

按此六書中之會意也許於禾曰嘉穀粟曰嘉穀實始生而未秀未實釋之曰艸生於田者許豈禾苗與穀之不知而目之為凡草乎禾苗同物既云生曰苗秀曰禾豈得即以已秀訓之何劬公云苗者禾也因經文書無麥苗傳謂先言麥而後言苗故明苗為禾之苗非如段氏以禾為小米別禾於黍稷秬稻之外也魏風無食我苗傳云嘉穀正義曰黍麥指穀實言之苗之莖葉以非鼠能食故云嘉穀謂穀實也穀生於苗故言苗以韻句段氏不信詘語援毛傳以為當云禾也嘉穀也不思許書乃解字之書毛傳主釋經之義言各有當不可彊同若無食我苗云無食我田中之艸芄芃黍苗云禾之黏者與田中之艸芃芃然豈復成文說文則單訓苗字如據已成執言之非字之本義矣扶渠華未發為莖蘭豈可以蓮為扶渠之實而訓莖蘭為蓮乃

云州生於田皮傳字形為說南閣茶酒之書流傳到今不意為後人訾議如此也譬為赤苗之穀不以譬為苗故與荅其蘊紐類列乃欲移苗字於前易其次弟不亦誣乎說文譬芑二字不聯綴彊為之詞曰以字有象籀別之皆為臆測未為穀之大名苗為凡穀未秀者之大名段說殊謬妄

告 注云如許說則告即福衡也於牛之角寓人之口為會意然牛與人口非一體牛口為文未見告義且字形中無木則告意未顯且如所云是未當用口是告可不用口也何以為一切告字見義哉此許因童牛之告而曲為之說此字當入口部从口牛聲牛可入聲讀玉也

按周伯琦云舊注牛角橫木者誤是段之所本所謂怪舊覲而善野書者許此訓必有所受之斷非臆說角著橫木非牛自著

之人為之也以其觸人故著橫木以告人牛不能言非謂牛之告也許說乃字之本義凡以言語相告及請告之類皆引伸假借之用也全書類此者多矣若謂許因童牛之告而曲為之說則易云初筮告許豈不能憶及特以其字从牛止言本義不及其他不得以是抵其隙也虞翻易注云繩縛小木橫著牛角故曰童牛之告鄭康成云持木以就足是施楛言角與足異而以木著牛則各家易解皆同非許曲為之說今取其解義且又議其部居何不自著一書可以暢然滿志乃必為說文注而費此筆墨耶古人學有師承告字之本訓如此歷久而忘其義耳後人學陋識淺又好不知而作無惑乎古義之日亾也

嚏

注云悟解气者欠字下云張口气悟是也悟覺也解散也許意嚏與欠異音同義許說嚏義非是不必曲徇嚏之見於月令

內則者各一鄭氏終風箋曰寔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今俗人
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月令民多軌嚏謂鼻塞而妨嚏說
文噴下一曰鼓鼻而釋嚏為欠直以其字从口不从鼻故耳殊
不思內則既云不敢嚏不敢欠其為二事慘然素問說五氣所
病腎為欠為嚏亦分二事倘云嚏即是欠則內則素問皆不可
通矣故嚏解當改云鼓鼻也為安口與鼻同時出氣此字之所
以从口也至若詩願言則寔毛傳云寔踏也改寔為嚏自鄭君
始許在鄭前安得從鄭易毛各本有詩曰願言則嚏六字汪氏
龍以為後人妄增者是也今刪

按說文嚏悟解氣也欠張口气悟也許立文自有斟酌嚏不言
張口欠言氣悟不言悟解氣並非異音同義若以嚏欠為一何
不云嚏欠也是許明以為二事與內則素問不相違戾欠必張

口氣出於口與鼻無關。嚏口開而氣從鼻出，體驗自知。故許不言張口。氣悟徐錯通釋，欠下曰：人欠去也。悟解也。氣壅滯欠去而解也。嚏下曰：腦鼻中氣壅塞噴嚏則通也。分別釋之，能知許意。段視二徐茂如，自謂學識足以規許之過。於其文曾不咀味而為是言，恃才者多。蘇率雖欲曲護之，不謂之妄人而不可得也。引詩乃後人增入，所見不誤。蓋段氏書當分別觀之。

聿 詩曰：聿聿幡幡。注云：巷伯三章緝緝翩翩，四章捷捷幡幡。許引當云：聿聿翩翩，而云聿聿幡幡者，誤合二章為一耳。今詩作緝緝，毛云緝緝，口舌聲。

按許引書撮舉其詞，不必全文。非誤也。猶犬夷，四矣，東方昌矣，之非原文也。詩作緝許引作聿，師讀相承文字小異耳。

哭 注云：許書言者聲多有可疑者，取一偏旁不載全字，指為某

字之省若家之為緞省哭之从獄省皆不可信獄固从炆而取
炆之半然則何不取穀獨條俗之省乎竊謂从犬之字如狡獪
狂默猝猥獶猥獶狀犷狎狎犯猜猛犷犷犷獨犷臭熨獻類
猶卅字皆从犬而移以言人安見非哭本謂犬嗥而移以言人
也凡造字之本意有不可得者如禿之从未用字之本義亦有
不可知者如家之从豕哭之从犬愚以為家入豕部从豕以哭
入犬部从犬口皆會意而移以言人庶可正省聲之勉強皮傳
乎哭部當廁犬部之後

按說文乃解字之書非許叔重所造之字也前人所以垂後而
後人說之不當以造字之意不可得用字之義不可知而疑許
并啓許也字不外乎六書哭字於指事象形會意諧聲五者無
可言固當以形聲言之矣口部之後繼以哭部口驚嗥也哭哀

聲也字以類從於犬無所取義故不入犬部亦不在犬部之後所謂分別部居不相雜廁也如果當入犬部許必不舍从口犬之直捷易見而紆曲其說必欲附會从犬之義則穿鑿而不可通矣凡省聲之字或專取其聲或取其聲而義亦相近哭云哀聲穀獨修俗毫不相涉取獄省聲者繫於圜土情主乎哀義各別而意有相因豈容肆口訾毀以為勉強皮傅至云从犬之狡獪等卅字皆移以言人安見哭非本謂犬嗥而移以言人則荒唐尤甚字之為用廣矣非止一義如狡獪等字或言人或言物或言事視所用以見義非以施之於犬者移以言之也犬嗥而移為人哭悖孰甚焉段注告字曰牛與人口非一體而於家字哭字皆欲移畜以言人許叔重何動輒得咎若此忽云當入犬部从犬口忽云哭部當厠犬部後意不主一語無倫次徒為有

識者所嗤耳剛愎不遜自許太過吾為段氏惜之

議語也

注云許說未盡議者誼也誼者人所宜也言得其宜

之謂議至於詩言出入風議孟子言處士橫議而天下亂矣

按許書本不備載各義段氏豈不知之而訾其說之未盡其好為議論而求勝於前人若此

饗

具食也从食算聲

饌饗或从巽

注云論語先生饌馬云

飲食也鄭作餽食餘曰餽馬注者古論鄭注者校周之本以齊

古讀正凡五十事其讀正者皆云魯讀為某今从古此不云今

从古則是从魯論作餽者何晏作饌从孔安國馬融之古論也

據禮經特牲少牢皆云古文饗作餽許書則無餽有饗饌字是

則許於禮經从今文不从古文也但禮經之饗訓食餘而許饗

饌同字訓為具食則食餘之義無著且禮經言饌者多矣注皆

訓陳不言古文作餽食餘之字皆作養未有作饌者然則禮饌
養當是各字饌當獨出訓具食也養餽當同出訓食餘也乃與
禮經合若論語魯餽古饌此則古文假饌為餽 又云禮記之
字於禮經皆从今文而皆作餽疑儀禮注當云今文養作餽
按特牲少牢禮鄭注云古文養作餽論語先生饌鄭作餽食餘
曰餽是養饌餽同字非鄭氏以養為餽又以饌為餽注經互異
也許書養饌同字而不錄餽訓具食也足該飲食及食餘之義
玉篇饌飯食也養同上廣韻三十三線養具食也饌上同皆以
養饌為一本諸說文而玉篇另出餽字云孰食于殉切廣韻二
十二稊偶下出餽云食餘則別為音義由是而說文之義不可
通徵之古書亦有不合矣段氏注多所抵牾謂許以儀禮今文
而無解於禮記用今文者又作餽乃疑儀禮注或謫謂食餘之

字不作饌而無解於論語饌字鄭作餒以為食餘乃曰論語假饌為餒通詞臆說欲改注文析饗饌而二之謬矣

參 商星也

注云商當為晉許氏記憶之誤也左傳子產曰后

帝遷闕伯於商邛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沈於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商及成王滅唐而封叔虞故參為晉星則商當為晉明矣或云以篆文參連商句絕釋為星也汜釋為星安用商字參商之云起於漢時辭章聯綴不倫許君何取此於農舉國語農祥釋之於參舉晉星釋之一重民事一重分野也

按左傳言參之分野為晉星許氏以參字从晶厠星篆之後覆篆之前釋云星也不言分野星麗於天舍天象而重分野必非其指角亢氐房之屬言其本義不釋以星昴無他義故亦言星

而不及分野曾謂五經無雙之許叔重煌煌大文六執羣書之
故皆訓其義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鳥獸蟲蟲禘物奇怪王制禮
儀世間人事莫不畢載者乃記憶有誤不加省察草率成書貽
陋儒末學之口實為之舉正其失邪參商二字漢時所習用舉
以為言猶昧字不先言闇而曰昧爽湫與隘連文而云下也乃
謂記釋為星安用商字諤矣參商斷句之說確不可易許君因
文解義其當疊正文者即承上篆文連讀如詁訓故言也肝饜
布也舊周燕也離黃倉庚也豚嘉善肉也昧爽旦明也顛癡不
聰明也婁燧候表也湫隘下也倅倅左右兩視虫虫今本小謹
誤專
也皆承篆文為句諸山水名云山在某郡水出某郡者皆當連
上篆讀州部木部字亦多承上讀者此參商即其例也錢少詹
事大昕備述其文云古人著書簡而有法好學深思之士當尋

其義例所在不可輕下雌黃以亭林之博物乃識許氏訓參為商星以為昧於天象豈其然乎可見邃於學者篤信古人議論平允如此若夫自詡能御而賤王良之馳驅自矜能射而薄養由基之次比與博善書之名而訾羲獻讀六經之文而詆孔鄭君子弗取焉

家 注云此字為一大疑案緞省聲讀家學者但見从豕而已从豕之字多矣安見其為緞省耶何以不云段聲而紆回至此耶竊謂此篆本義乃豕之居也引申段借以為人之居字義之轉移多如此牢牛之居也引申為所以拘罪之陞牢庸有異乎豕豕之生于取多故人居聚處借用其字久而忘其字之本義使引申之義得冒據之蓋自古而然許書之作也盡正其失而猶未免此且曲為之說是千慮之一失也家篆當入豕部

按家豕非指事象形會意轉注假借之字以諧聲言之故曰豨
省聲凡从豕之字非其聲故不取如段之意將云从豕豕聲抑
云从豕豕耶作豕聲則家字當讀何音从豕豕則並非會意段
於哭豕下云家當入豕部會意不可通也至謂何不云段聲而
紆回至此家豕並不从段乃欲於字外求聲則謬中之謬矣爾
雅牖戶之間謂之扃其內謂之家非忘其本義而引申之義冒
據之也口部圈養畜之閑也豕部豕下云以殺圈養豕也圈乃
豕所居若以家為豕居引申假借以為人之居此與馬頭人為
長人持十為斗何異且人畜齊等造字者必不若是之悖亂叔
重解字必不若是之紕繆也牢閑養牛馬之圈取其四布也罪
人必拘繫而防閑之四面周布故拘罪人者曰陞牢非可援以
為證盡人而同之於豕云豕之生子最多故人居聚處借用其

字語益荒唐反以許為千慮之一失以不狂為狂真狂者之妄
言耳戴侗六書故改家作家謂說文為牽強周伯琦曰家與牢
同意豕居故从宀豕後人借為室家之家牢牛屋後人借用為
牢獄之牢舊說从豕省者非段氏明知此二人不為學人所信
從而康瓠是寶周鼎非珍不言其說之所由來奮筆以暢其旨
異端邪說弗能辭而闢之乃尤而效之亦見其惑已困象豕在
口中也不入豕部無論豕居之割穿鑿即依其解亦不得置从
宀於不問而入豕部不可以从牛冬省之牢字例之

狗 叩也 注云許書有扣無叩疑古本有叩字而許逸之
按邑部吧即叩字俗作叩非許逸之也孔鮒校官碑雖隸書亦
作叩

緄 織帶也 改織成帶也 注云成字依文選七啟注後漢書

南匈奴傳注補凡不待翦裁者曰織成緹帶見後漢書蓋非三代時物也詩小戎竹祕緹滕毛傳曰緹繩也此古義也而許不取之過矣

按小戎緹滕毛傳以繩釋緹隨經文解之許書解字非釋經也故不用詩傳雖三代時緹帶無徵要未可遽訾其說非古義

蝮

注云玉裁按虫蝮二篆說解蓋有疑焉許它下解云虫也从

虫而長象寬曲蝮尾形虫篆下說云象其臥形然則虫乃不蝮尾之它它乃蝮尾之虫二篆實一字也乃解虫為蝮援爾雅博三寸頭大如擘以實之依爾雅之形則頭廣一寸身廣三寸必四足之它乃有此形而許所云象其臥形象其寬曲蝮尾者必無足之它而非四足之它也無足乃它之常形故其臥曰虫舒之曰它而龜龜篆从它篆之上體亦未嘗非虫篆之上體也然

則以蝮訓虫似非許意矣况爾雅蝮虫在釋魚陸云今作虺尋其形兒非無足之它諸書皆云至毒則即字林所謂蜂聽之類景純亦云今俗細頸大頭之蝮它非爾雅之蝮它許書以雖虺蜥蝮蚘六篆同四足者類記蓋許意虫為無足它虺為四足它各不相涉爾雅古本作蝮虫乃是借虫以為虺博三寸首大如犀者乃虺之形非虫之形許書虫篆下作它也象其臥形而無蝮虫也从虫復聲之云別文從字順矣蝮字恐古爾雅止作復故知許不當有 又虫下注云古虫蟲不分故以蟲諧聲之字多省作虫如融融是也

按虫蝮虺三字諸書所傳其解易惑段氏所以致疑而其說不可為典要姑即所言者正之虫它各為部首非如亦為古文火為籀文儿為古文奇字人大卍一字人儿一字也乃云虫它二

鼻非虺之類也以今俗名證之則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俗呼土虺其蝮惟出南方郭以爾雅所釋乃土虺而非綬文之蝮故其圖讚云蛇之殊狀其名爲虺其尾似頭其頭似尾虎豹可踐此蛇忌履陸德明亦依郭說攷吳語云爲虺弗摧爲蛇將若何是虺非大蛇蝮與土虺種類雖異而其毒則同故土虺併爲蝮虺亦併爲蝮許明以虫蝮虺列爲三篆虺解云以注鳴者諸家以虫爲古虺而許不以虺爲重文虺篆在雖下次弟相去甚遠則虫虺義得通而又各有其字也釋魚云蝮蝮蝮段以說文及韋昭作復陶并疑蝮虺之字亦作復而謂不當有蝮字誤矣者蝮作虫乃戴侗周伯琦之繆說而段信之云蝮諧聲字者作虫亦非

酉 注云必言酒者古酒可用酉爲之故其義同曰就也凡从酒

之字當別酒部解曰从酒省許合之疏矣

按此注不甚明晰曰當別酒部合之為疏是欲於五百四十部之外又增部首也酉酒皆訓就酉部諸字言酒者十居八九未知當改為从酒省者所指何字抑不必論其音而盡改之耶此與戴侗周伯琦之言正相反而同為與許乖異戴斥之曰迂而不通段譏之曰疏好為異說以求勝於古人先後一轍也